



阿雪

歐拓

阿雪



歐拓

阿雪在台灣工作三年期滿，回到北越，已經一年多了。爸爸怕她沒地方住，分了兩千平方米的土地給她，用台灣帶回來的工錢，她蓋了一間一百平方米的兩層樓房，把寄居在弟弟家的女兒接回來，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。

安福是阿雪在台灣時的雇主，她照顧的病人。臥床坐輪椅幾年，在阿雪的照顧之下，安福拼命復健，終於能重新站起來行走。對阿雪懷著感恩之心，在雙腳走得比較平穩，醫生判斷可做長途旅行時，就堅持一定要來阿雪的故鄉看看。

「想不到你回到家，有那麼大的房子住。」安福說。

「鄉下的簡陋房子，照老家的樣式蓋的，設備沒法跟台灣的房子比。」

「老家在哪裡？」

「在這個坊的那一頭，土地跟房子都比這裡大多了。爸爸跟弟弟住在那裡，有時間我們過去看看她

們。」

「以越南的制度，怎麼能有那麼多土地？」

「我爸退休前是個軍官，越戰時沒打死，當政府有土地釋出，有優先認購的福利。多年來，陸陸續續的買了不少土地，現在年紀大，都分給我們子女了。」

十二年級畢業後，德國有工廠來越南招募女工。阿雪由於當時父親軍階不低，她讀的是軍事幼校，成分很好，所以被選上了。在那個年代，越南人能出國是件非常不容易的大事，有機會去外國賺錢，許多人都羨慕得很。

「德國給妳們甚麼工作？」安福好奇的問。

「在柏林，車衣服，工資很好。雖然都關在工廠裏面，甚麼都得集體行動，但是能賺那麼多錢，心裡還是很高興。」阿雪顯得有些得意。

「不覺得不自由嗎？」

「在小當兵學校讀書時，也是這麼過的，沒問題。」

「幹嘛不留在那裏？」

「做了一年多，後來東、西德統一，打掉柏林圍牆，工作被東德人取代了。」

阿雪又說：「有些一起去的同事，趁機偷跑了，前兩年衣錦還鄉，很風光。」

阿雪也想過偷跑，但軍職的爸爸怕會被政府列入黑名單，叫我不要跑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有點可惜。

阿雪認識以前的老公時，還是個醫學院學生。阿雪愛上他，資助他全部的學費。熬到他畢業，兩個人馬上結婚，很快的，陸續生下兩個女兒。老公回到家鄉的醫院工作，阿雪則開了一間小西藥房。鄉下農民比較窮困，捨不得去看醫生，有病便請阿雪配藥，打針。賺的利潤，加上在德國賺的積蓄，阿雪買了幾塊土地，生活過得不錯。

料想不到，大女兒七歲那年，發了場高燒。家裡的老人家不懂，沒有立即送醫，等阿雪下班回來，已經燒壞腦子，跑遍所有醫院，醫生都判定半個身子已經失去知覺，束手無策。

阿雪說：「那時，我很急，想盡一切可能，醫好她。後來有醫生建議送她去星加坡，那裡的醫學進步，設備好，醫好的機會比較大。」

「星加坡很貴的。」安福說。

「只要醫得好，花多少錢我都願意。」

「後來去了嗎？」

「我賣掉了土地、房子，帶著阿銀去星加坡治療了半年。結果，花光了錢，也沒有醫好。我一回來，老公看我沒錢了，就不顧我們母女，迫不及待的要跟我離婚。」

阿雪到現在還是無法釋懷，

「後來我才知道，半年不在，他在外面已經另有

女人。我想專心照顧好女兒，只好答應了。」

去父親家的路，兩邊都是稻田，崎嶇不平，下雨時，摩托車輪胎壓陷泥土，形成一道道的凹痕。沒有路燈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安福一腳高，一腳低的走著，阿雪一手打著手電筒，一手牽著他，深怕這個遠客會跌倒。人還沒到，狗吠聲已經遠遠傳來。

深深的鞠了個躬，安福遞上帶來的呢帽當見面禮，透過阿雪翻譯說：「感謝您，讓您女兒來台灣照顧我，恢復了我的健康。」

老人家沒見過外國人，又受到那麼正式的鞠躬禮，笑得合不攏嘴。安福問：「您精神飽滿，身體一定很好，今年幾歲了？」

蒼蒼白髮，臉龐滿刻皺紋，身軀瘦削，赤著雙腳。穿著沒有徽幟的軍服，解甲歸田後的模樣。

「八十多了，鄉下人跑來跑去，還算健康。」

北越活過八十歲以上的很少，老人家對壽命長短

有點好奇，問：「台灣有人活到一百歲嗎？」

「有，有的國家還有人活過一百二十歲呢。跟他們比，您還很年輕！」安福答。

冀望也有這麼長命的機會，老人家對這個答案，滿意的笑著。

「您真厲害，土地那麼大片，整個坊都是您的親戚家人，警察都不敢進來找麻煩。進來亂的話，怕被您們抓起來打。」安福奉承的說。

阿雪的父親非常喜歡安福送的帽子，兩年後，臨終時，還頻頻交代：「這是外國人送的，一定要跟我埋在一起。」

弟弟也是個職業軍人，在中越邊境戰爭的一次戰役中，踩到了地雷，炸斷了右腿。手術鋸掉半條腿，才保住一條命，裝上義肢後，外觀看不出來，但路走多摩擦到的話，會發炎紅腫。阿雪的父親非常珍惜這個差點失去的獨子，對他特別疼愛，透過關係，把他

調到離家不遠的軍部，做些輕鬆的文職工作。

沒看到弟弟，阿雪問：「弟弟不在？」

「軍部派他出差到中國邊境去了，一個星期才能回來。」父親答。

「跑那麼遠？」

「他現在管人事，去找以前中越戰爭時，犧牲戰士的屍骨，希望能帶回給他們家鄉的親人。」

「在人事部門還要到山區叢林去？」阿雪關心的問。

「是啊，不過，掌管辦理人事升遷，常常有人送禮來，也不錯。」

阿雪的家鄉是個省會，有好幾所大學，堪稱是個大學城。與她家相鄰的大學，雖然經費往往需要外國機構的捐助，然而，國家規劃普及教育政策，正在擴充校地來蓋新教室，廣收學生。比較靠近大學校地的居民的土地、房屋，都逐漸被學校徵收取用。沒徵收到的，就利用手頭的土地，廣蓋簡陋的房間，租給學

生當宿舍。阿雪的家還沒被徵收到，不免也蓋了幾十個房間，給學生住，成為她的重要收入。

「我屋前的空地，還可以蓋幾個房間，等明年再蓋。」阿雪說。

「等到明年？現在不可以蓋嗎？」安福認為蓋多收租多。

「現在錢不夠，必須靠每個月收學生的租金，存起來，明年才夠錢蓋。」

屋前廣場最前面的大門邊，阿雪蓋了間小雜貨鋪。周圍租房的學生，都來這裡買些食品、點心，不必跑遠路到遙遠的大馬路去買。傍晚學生踢完足球回來，擠來這裡喝飲料，吵雜的喧嘩聲，散佈出活潑的生命力。阿雪每到這個時刻，總是笑呵呵的忙得不亦樂乎。

小雜貨鋪前，她擺了個菜攤，每天早上四點多，起身到市中心的大市場去批些青菜水果回來賣，儼然

一個小市場。除了學生，附近的住戶，也都成為她的主顧。這些蠅頭小利，正好夠她應付日常開支。安福對阿雪能安穩的生活，感到相當欣慰的說：「你現在的生活過得不錯，真替你高興。」

「目前是還好，但是，上個月政府來丈量土地，大學下一步擴充時，我們是徵收的目標。」阿雪擔憂的說。

「甚麼時候會徵收？」

「不知道，說是很快。可是，現在政府沒錢，照往例，等到有錢，可能是十年以後了。」

「那真是無法掌握。」

「到時候，政府會照例給我們一百平方米的地，跟一點補償費，給我們蓋房子。」

其實，阿雪很想住在台灣。在越南，許多粗活都要自己做。在台灣時養白的姣好臉孔，給太陽曬得又黑又花，老化得很快。每天從早到晚，大大小小的事

都要她來打理。曾經，她不只一次的請安福幫她找對象，希望嫁個台灣老公。試了幾次，對方都嫌她不夠年輕，年紀大的，越南政府又規定嫁台灣人，年齡差距不能超過十五年，所以一直沒有成功。

這裡的環境，很像安福小時候的農村生活。前庭龍眼樹的遮蔭，池塘中游水的鴨子，晨啼的公雞，夜吠的黃狗，後院的豬圈，都勾起他童年的回憶。有時候，看到忙碌中的阿雪，腦海往往會浮起母親年輕時的影像。然而，簽證到期了，安福終還是得踏上了歸途。

河內機場，安福辦好登機報到手續，阿雪殷殷叮嚀：「老闆，回台灣不要忘記，繼續幫我找個老公。」

他點點頭，邁步走向出境海關檢查處。阿雪望著他跛著腳的背影，一直到看不見了，才轉身拿起手機，撥給停在外頭等著的面包車司機，想盡快趕回家。臥病的女兒還等著她回去幫她洗澡，租房的學生，也等著買她雜貨舖的菜呢。